

NanKing

Lai-Yen Bridge

MM 你的嘴唇很甜

林可喻 編著

MM，你的嘴唇很甜、眼睛很美、裙子很短
你的路過很跼

MM，我好想抱抱你
順便追悼我有如昨日黃花的青春

MM，別急著推開我的手……



多位新銳作家群傾力製作
收錄當代最優網路小說

8篇精采絕倫的生命篇章
全新語法全新思維

Sweetie MM



帶給您前所未有的精緻文字饗宴



MM

你的嘴唇很甜

林可喻 編著

MM，你的嘴唇很甜、眼睛很美、裙子很短
你的路過很跣

MM，我好想抱抱你
順便追悼我有如昨日黃花的青春
MM，別急著推開我的手……

Sweetie MM





華文網 · 網戀館

最尊重作者與讀者的線上出版集團

www.book4u.com.tw

MM，你的嘴唇很甜

出版者/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

第二出版事業部 · 網戀館

編者/林可喻

出版總監/王寶玲

行銷副總/陳金龍

總編輯/梁陵姝

執行副總/江媛珍

策略總監/林明環

文字編輯/林欣頤 · 陳韻如

美術設計/蓮花妹、Monday馬

郵撥帳號/19459863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（郵撥購買，請另付一成郵資）

物流中心/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62號4樓

出版中心/台北市博愛路36號3樓

電話/（02）2331-5200 傳真/（02）2331-5211

內部物流系統電腦編號/BAEC

實體總代理/創智文化有限公司

進退貨地址/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2段327巷3號4樓

電話/（02）2242-1566 傳真/（02）2242-2922

出版日期/2001年十一月

香港總經銷/漢源文化有限公司

電話/852-2343-8466 傳真/852-2343-8440

進退貨地址/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A座1226

線上總代理/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

請上www.book4u.com.tw華文電子書區，謝謝！

紙本書平台/ www.book4u.com.tw ● 華文網路書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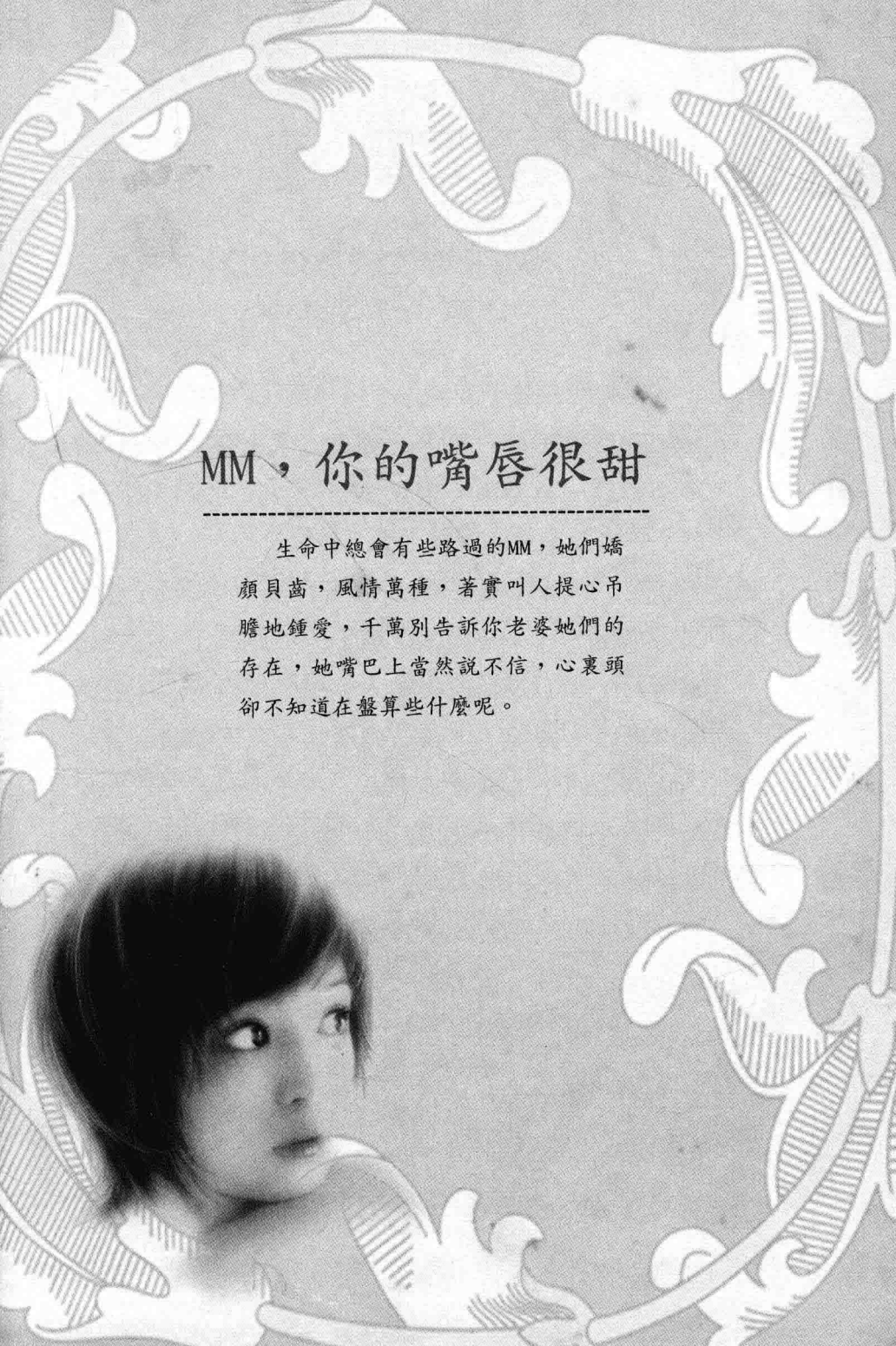
瀏覽電子書/ www.book4u.com.tw ● 華文電子書中心

電子書下載/www.book4u.com.tw ● Online Book電子書中心

(Acrobat Reader)

● 電子書聯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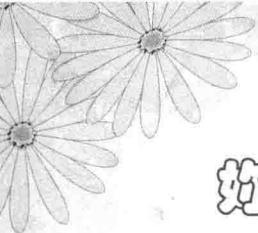
(Neovue Reader)



MM，你的嘴唇很甜

生命中總會有些路過的MM，她們嬌
顏貝齒，風情萬種，著實叫人提心吊
膽地鍾愛，千萬別告訴你老婆她們的
存在，她嘴巴上當然說不信，心裏頭
卻不知道在盤算些什麼呢。





MM 妳的嘴唇很甜

《MM，你的嘴唇很甜》

作者：江湖郎中

吻她的感覺我早已忘記了。她的嘴唇是一雙翅膀，我的是另外一雙。兩隻鳥兒本來各飛各的，後來卻飛到一處築巢，現在想想，也許這就叫做「緣分」或者「宿命」吧。

從小媽總說我是好孩子，喜歡一個人玩，也不要大人抱。「那時候你生痱子，小屁股上紅點密密麻麻的，媽心裏那個疼啣！」站在媽面前，我已經整整高出一個頭了，可是媽還是一高興就提到我的小屁股，也不管當著多少人。我很不願意自己20幾年前的小屁股今天還被拿出來展覽，就背書似的說：痱子，是由於天氣炎熱、高溫潮濕、汗管口阻塞導致汗出不暢而形成的小水泡及丘皰疹……媽笑著拍我一巴掌，說「這孩子，讀書都讀傻了！」當



002



然，這都是在我結婚以前，結過婚的人不能再被當成孩子，媽也就適當地改了口，叫我「沒良心的」，因為我平生第一次違背她的意願娶了個她不喜歡的女孩。我娶的，她不喜歡；她喜歡的，我又不要。我想，一以貫之地當一輩子好孩子是多麼難啊。

結婚以前的路都是媽安排好的，我看不出這有什麼不好，也就從未反對。媽說考重點中學我就考，說上大學我就上，填志願的時候媽說，學醫吧，我看過報紙，醫生和律師以後最有出息。我想說那是在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，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應該去當新時代的農民或者煉鋼工人，不過轉念一想，學醫未必比學工學農更壞，思考了一下也點頭同意了，雖然我從小就最怕聞消毒水。五年裏風平浪靜，背無數藥名，做無數實驗，畢業分配也沒用我費事，媽早就找好北京一家有名的醫院了。

醫院的印象如今已經很模糊。如果有人問我醫院是什麼樣的，我會認真想想，然後告訴他，忙起





MM 你的嘴唇很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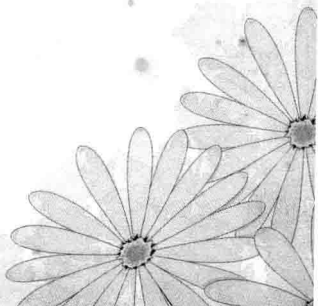
來像兵營，閑下來則像安靜的墳墓。我不大合群，也不想和別人有過多接觸。女醫生談論的無非是家常裏短，男醫生嘛也大致一樣，碰到漂亮的女病人就檢查胸部，老醜的只需看看舌頭。一天午飯時一個同事繪聲繪影地講一個女學生如何在他面前「羞澀地脫去內褲」，我起身一言不發走到最遠的桌子前坐下，從此更受孤立。新來的小護士倒似乎對我頗感興趣，一個言語不多，對院長和主任都不理不睬的人在她們眼裏就叫做「酷」吧。

她來住院的時候我沒多留意，一個尋常的女孩子，年紀不大，臉很蒼白。她鄰床的女孩高考*1落榜吞了安眠藥，搶救過來就整天看著天花板哭。一天她媽媽來了，屁股剛挨床板就開始數落，說女兒沒出息，考不上大學還要自殺，還要給她丟人什麼的。我想像不出世上還有這樣的父母，就請她離開。她馬上跳起來對我展開了三段論：母親教訓女

註1. 高考：大學聯考



兒是天經地義的（大前提），她是我女兒（小前提），我教訓她是應該的，最後再來一個反問句以壯聲勢——你憑什麼管我？我很冷靜，沒叫她潑婦，也沒讓她滾蛋，只是告訴她不憑什麼，就憑你影響了病人的休息。她威脅說要找院長，我說找也沒用，這是醫院，我是醫生，這所病房我說了算。她認真打量了我幾眼，看出我不好對付，罵了女兒幾句就走了。那女孩的眼淚早就決堤，我沒學過水利，掏口袋也沒找到紙巾，就遞給她一根棉花棒讓她擦眼淚。回頭一看，她正在旁邊床上看著我笑，很開心，我很想問她為什麼笑，突然發現她笑起來很美，就忘了問了。從此有點注意到她，看她的人不多，也沒見她父母來過，大部分時間都是她一個人靜靜地看書。我跑去查她的病歷，是孤兒，21歲，得了一種很難治癒的病。下次看到她的時候我就想，這樣的年紀能有這份從容，也夠令人奇怪的了。





MM 你的嘴唇很甜

和她說過幾句話，她聲音細細的很好聽。我總覺得她看我的眼神有點怪，大概以為我是個怪人吧，其實她不也一樣。人家說兩個怪人湊到一起什麼事都可能發生，可聽到消息我還是嚇了一跳——她居然指定我主刀為她做手術。人命關天啊，她怎麼就敢把性命交給一個畢業不到一年，還沒有認真摸過手術刀的人呢？我想她是不想活了，就跑去勸她不要自暴自棄，還給她念汪國真的詩：沒有比腳更長的路，沒有比人更高的山。她這次沒笑，看著我說我就想讓你給我做，我相信你。我胸口一熱沒說出話，回去悶頭把《臨床醫學》又看一遍。手術很成功，沒有割錯內臟，也沒把剪刀鑷子縫在傷口裏面。手術後是很疼的，我問她要不要打止痛針，她淡淡的說不用，眼神裏有種柔和的光一漾一漾。她恢復得很快，能下床就讓我陪她散步，當然是在工作時間以外，她說得很坦然，我想不出什麼理由



拒絕。於是醫院的林蔭路上就有了兩個人，穿白大褂的是我，穿藍白條紋病號服的是她，這樣的裝束夠扎眼的，我知道窗子後面有很多閃閃爍爍的目光，因為不久主任就讓我去他辦公室，提醒我要注意，我說主任我懂，他們只顧看我，沒工夫去摸女病人的乳房了，主任臉一青說你出去吧。那年北京春天沒怎麼颳風，很可愛。她靠在我胳膊上，身子軟軟的，一路數路邊樹上的新芽又長出幾顆。我發現自己和她說話的時候聲音越來越輕，剛開始像是在講演，後來像是在打電話，再後來就幾乎是耳語了，我心裏一驚，奇怪自己怎麼墮落成這個樣子。我對她說累了就歇歇吧，她鼻尖上頂幾粒汗珠，搖頭說不累不累。這條路好長好長，一走就走到街道辦事處領了兩張大紅大紅的結婚證出來。

一天晚飯媽格外高興，笑瞇瞇地一個勁兒往我碗裏夾菜。知青返城這麼久了，媽當年餵豬的手藝倒沒撂下。媽說過了生日二十七了吧，我嗯了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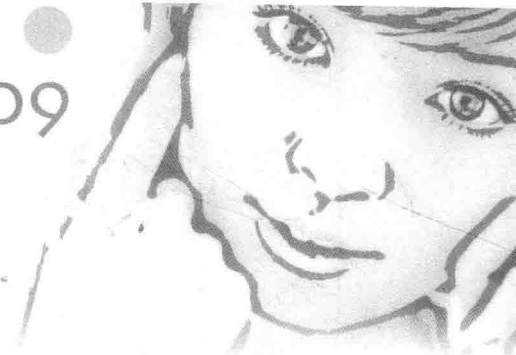




MM 你的嘴唇很甜

聲，預感到媽要說什麼。果然媽以一聲歎息開場，回顧了一下我小時候長滿痂子的小屁股，感歎一眨眼就這麼大了，好像我二十幾年的糧食都白吃了，最後才切入正題——媽託人幫我找了個物件*2，約好星期六見面。我一愣，說我不去。媽說不去怎麼行，那姑娘我看過，人很好，是人民教師。我說反正不去。媽逼問為什麼，我捱不過只好老實交待說我有女朋友了。媽又驚又喜，連聲讓我帶回來，忘了責備我怎麼瞞了她這麼久。那時候她已經出院，我挑個日子帶她回家吃飯，媽很滿意，等我把她送走以後就不住誇我找物件有一套，就像誇我從菜市場買回的黃瓜很綠，茄子很黑。但媽畢竟是過來人，很快想到什麼，問她身體怎麼樣。我說她有病，而且治不好。我說了實話——誰讓我是好孩子呢？可是媽臉色變了，說那不行。我問為什麼不行，媽說她是病人，我說病人怎麼了？媽急了：結

註2.物件：對象



婚是一輩子的事！我也有點急：我就是要和她過一輩子。媽開始抽抽噎噎地哭，我怕她又提起體弱早死的老爸，只好耐心開導她：她是病人，我是醫生，是矛盾的兩面，是對立的統一……媽不聽我這一套馬列主義的說教，丟下一句：當我沒生你好了。我很奇怪，生都生了，而且長到這麼大，怎麼能當作沒生呢？或許媽在暗示我不是她親生的，那為何不去做親子鑑定，我是醫生，可以打折。

婚禮很簡單，沒來什麼人，好在我們也沒心思理會別人。媽還是不肯接受她，我在外面找了所房子，把行李和她抱進去就開始了新生活。婚後很平淡，可是一點一滴的生活把心填得很滿。她的頭髮很好，可以去做洗髮水廣告。每天早上我給她梳頭，編出一個比一個難看的辮子。她很有耐心地任我胡鬧，再把頭髮拆開重頭來過。吻她的時候我閉著眼睛，先是觸到一個軟軟的花瓣樣的東西，是她的嘴唇，然後圓圓滑滑的是她調皮的舌頭，她的嘴



MM 你的嘴唇很甜

唇是一雙翅膀，我的是另外一雙，兩隻鳥兒飛呀飛怎麼也飛不倦。一天她對我說，給你生個女兒吧，像我一樣的。我說不用，這樣挺好。很顯然，她的身體怎麼適合生育呢。她幽幽地說，我就是想，萬一我不在了，也好有個人陪你。我吻她，說不會的不會的，把她抱得很緊。

婚後三年她住了五次醫院，一次比一次長。最後一次接她出院，上了公共汽車只剩一個座位了。她坐，我站。她本來想打個盹，可是又想起什麼，抬頭看我。我知道她要我的手，就把手給她，她心滿意足地握住，頭倚在前面的椅背上睡著了。她總是這樣，一定要抓住我的手或者胳膊才肯睡。我站在她身邊，隨汽車的顛簸搖搖晃晃，發覺這樣的位置很好，可以看得到她的頭髮卻看不到她的臉，她的頭髮黑黑亮亮，一點也不像生病的樣子。其實我也很想抓住她，就像她抓我一樣。不過兩人互相抓



著，看起來太像在扭打了，就任由她抓著吧。反正她抓住我，就和我抓住她一樣。

幾天前弟弟來信，說他結婚了，和媽住在一起，很美滿，只是不知道是否這就是幸福。他問我幸福是什麼，我答不出。是啊，什麼是幸福呢？找一個自己愛的也愛自己的人結婚是幸福嗎？有很多錢是幸福嗎？或者像我以前的同事那樣摸女病人乳房或者看女學生「羞澀地脫去內褲」是幸福嗎？孩子們在街上唱：幸福在哪裡呀幸福在哪裡。我不知道幸福在哪裡，但我相信，吻她的時候，我是幸福的。

葬禮上來了很多人，比婚禮人多，中國人總是很注重生死的。以前的同事都來了，包括「羞澀內褲」。葬禮上我一滴眼淚也沒有掉，眼睛直直的面無表情。「羞澀內褲」在我身後捅捅我說難受就哭吧，哭出來就好了。我沒理他，過一會兒他又捅我說你哭吧哭啊，我回頭說去你媽的。這是我第一次





MM 妳的嘴唇很甜

罵人，很意外，但感覺很爽。葬禮上就一定要哭天搶地嗎？就一定要說「你怎麼忍心丟下我去了」這樣的經典臺詞嗎？我不哭，寶貝你在天上也別哭。我們是鳥兒，我們有翅膀。鳥兒只知道飛翔，牠們高興的時候飛，悲傷時候也飛——牠們從不哭泣。

媽找到我，說搬回來住吧。我知道媽想通了，兒子還是自己的，哪能當說沒生就沒生呢？我說再等等，有事要做。我辭了職，變賣了不多幾樣家具，取出所有存款，加在一起不到三萬塊錢。我把弟弟叫出來吃飯，給他一萬五，讓他照顧好媽。弟弟也是好孩子，沒多問，說聲你放心就走了。街角一個穿白裙的女孩在等他，我看著他們遠遠離去，彷彿看到我們以前的影子。

我的皮包裏有一張她的照片，那年春天她出院時照的，脫了病號服，穿上裙子，裙子是翠綠的，春天的顏色。她一直想去江南，看看那些青石板的



小路還在不在，我去看了，還在，只是河水很髒。岸邊坐久了，感覺不到河水的流動，彷彿自己坐在一艘大船上隨波漂流。河裏涵著一張臉，遠遠地像在喊誰，我的頭很暈，真怕自己掉進去再也出不來。我找個小店住下，頭一個星期一直睡覺，後來才出去走走，小鎮不大，一會兒就走完了，於是再回去睡覺。過不多久，對面開了家網吧*3，於是我每天上網，從九點起床到晚上睡覺。網吧人少的时候，可以聽到窗外潺潺的水聲，好像有什麼東西隨流水一起漂遠了，我看得到的卻不能挽回。網上我叫江湖郎中，在各個BBS上遊蕩，偶爾發言，多半沈默。一天網上有人問我你真是郎中嗎，我說喜歡的話你也可以叫我病人。其實世上沒有什麼絕對的事，一個人眼中的健康很可能就是另一人眼中的病，而我漸漸發現，我的病和她一樣，大概是無藥可救的。

常來上網的有個女孩，十七八歲年紀，開幾個

註3.網吧：網路咖啡店





MM 妳的嘴唇很甜

窗口，一邊打字一邊笑。有幾次她坐我旁邊，眼睛不住往這邊瞟，大概是奇怪一個整日上網卻不聊天的人都在做什麼。一天她終於忍不住問我，我說上BBS。她問你寫文章，我說有時候。她要我的文章看，居然很喜歡，隔幾日就給我看她的網頁，很別致，很秀氣，我的文章都在其中。她問我怎麼樣，我說太女人氣了，她頭一偏說「我喜歡！」

女孩上網一般都在下午，我說你不上課嗎，她仰頭說，那些功課，小意思！女孩教我用icq，不坐在我身邊時就在QQ上和我說話，我說有話當面說不好嗎，打字好累，她說你不懂了吧，要的就是這份感覺。女孩到我的房間來過一次，看到桌上她的照片，誇張地驚叫一聲，拿過來左看右看。你女朋友？我老婆。人呢？死了。她哦了一聲不說話，小心翼翼地吧照片放下，一個死去的人多少都帶給人一些肅穆吧。以後女孩上網就少了，說是全力衝刺